

翠袖乾坤 查小欣

范冰冰日前聯同幾位香港藝人林家棟、陳豪及女友陳茵媺、任達華及太太琦琦，到深圳出席時裝活動，有指原本應舉行紅毯的范冰冰因大會安排混亂提早出場，變成了由陳茵媺壓軸，范冰冰因不滿意拒絕接受訪問，各界樂見她「打劫」小氣。

范冰冰為壓軸發脾氣？

首先，經理人要把握得很緊，尤其是天王天后級藝人的經理人，在安排藝人現身活動上，不容有失，接到邀請時，首先要了解活動性質是否適合參與，確保藝人出席無損人氣；繼而問清楚活動主角，如有其他大明星出席，便要叮囑藝人在衣飾打扮上務必要突出自己，免被搶風頭；謹慎的經理人更會問明整個出場順序，對於誰在旗後藝人前和後登場都要了如指掌，以防被人抽。

天言知玄 楊天命

多年前讀過一本令我印象深刻的漫畫，故事背景正好與近日發生的倫常慘案類似：少年殺死父母，在男童院內經歷各種暴虐的對待後成為空手道高手，一心想借格鬥擂台重整人生，卻因種種際遇而愈走愈歪。

前因

這本名為《軍雞》的日本漫畫，連載的日期超過十年之久，但始終沒有明確交待少年殺死父母的原因，但其中卻有一個相關的片段，令天命記憶猶新：主角在擂台上身陷被壓倒的敗局，一直慣用右手的他，卻突然想起自己其實是天生的左撇子，只是多年來受父母專制的壓迫而被迫使用右手，而這隻在擂台上突然覺醒的左手，助他成功使出出奇招，令戰局驟露一絲曙光……

百毒不侵

周老一生坎坷。但他在談起過去發生的不幸的時候，總是輕描淡寫的，彷彿在說別人的故事。周老在江蘇常州出生，與趙元任、瞿秋白兩人是份屬同鄉，並且都住在開名遐邇的常州青果巷。

周老的孫女在上小學的時候，曾經敘有其事地與爺爺討論這個問題。她說：「爺爺，你虧了！經濟半途而廢，語言半路出家，兩個『外圍』合起來是一個『〇』！」其實周老經濟學的專業知識和語言學之間也並非毫無關聯。

為推動中國語文現代化的領銜人物

周老早年從事經濟與金融學，曾留學日本並在美國工作。一九五〇年代，周老從美國回來，在復旦大學教授經濟學。

披露與控訴



卡夫卡 網上圖片

1920年，卡夫卡結識了一位年輕人古·雅努施，後者愛好文學，其明朗的性格和探求真知的精神，讓卡夫卡很喜歡。他時常到卡夫卡家或散步。他們談文學、談人生、談社會。多年後，雅努施將這些談話整理成書出版。

這些一一記載下來。如今它們已經成為珍貴的資料和信息，對我們讀卡夫卡的小說極有幫助。一天早晨，格里高爾從睡夢中醒來，發現自己變成了一隻甲蟲。各種各樣的恐懼，隨即霧籠般籠罩了他。

躲呢？他能逃到什麼地方去呢？伊甸園已被摧毀，諾亞方舟不見蹤影，連上帝都被人宣佈已經死亡，走投無路的人呵，被罰在這個世界上獨自承受辛酸、畏懼和苦難。

臭草

在維園的花卉展裡，看到一株株以前未見過真正種植的臭草。臭草綠豆沙小時間只能喝到海帶綠豆沙，特別是到飯店吃飯時送的甜品，多數都是海帶的，很少用臭草煮。

這次見到臭草兩個字下面，還寫了英文的 name，亦即「臭草」。於是回家立即找來《中國烹飪辭典》，查到臭草，但解釋卻是「即苦豆」，而苦豆是什麼呢？是也稱香豆、季豆，俗稱為香豆蔻，芸香的嫩莖葉曬乾後，搓碎可作調味料，但有苦香味。

杜亦有道 阿杜

盛傳王祖賢復出，復出首作為片酬一百萬元，這在息影多時的王祖賢而言，是一筆可觀大數目，但比起十一年前她宣告收山時之每片二百萬元起碼，可說是大降價。

不要復出

雖然多年來和王祖賢老友，但阿杜對她復出並不好看，畢竟四十七歲了，再過三年就邁上五十，半百之年紀了。以前王祖賢以美艷嬌媚著稱，但畢竟時不我與，上述之優勢已全皆失去。

隨想隨興 興國

在維園的花卉展裡，看到一株株以前未見過真正種植的臭草。臭草綠豆沙小時間只能喝到海帶綠豆沙，特別是到飯店吃飯時送的甜品，多數都是海帶的，很少用臭草煮。

路地觀察 湯祺兆

最近全城圍觀在討論《雲圖》的複雜結構，時空跳躍再加上人物的交叉出入，自然製造了一定的閱讀困難。

伊坂的敘事遊戲

《Lush Life》的敘事設計遠超乎以上的程度。或許還是先簡介一下那五線的構成，A是畫商戶田與女畫家志奈子，他們由新幹線上開始敘事；B是小偷黑澤的線索，他是一直遇上最多怪事發生的一人；C是新興宗教的幹部成員塚本及青年河原崎的線段，前者游說後者協助把教主殺害，以證明他不過為凡人，於是開始引出出命案；D是心理醫生京子及足球選手青山，兩人有婚外情，開始時正盤算如何清除對方的伴侶，從而可以雙宿雙棲；E為被裁員出來的失業中年豐田，他意外地得到一把手槍，令故事的發展增加了不少變數。

百家廊 吳小彬

治在重慶醫院天折。僅隔一年，兒子在成都又被流彈擊中，肚腸穿了六孔，差點沒命。第二天，成都各大報紙以顯著的位置，刊登出了這條新聞，用的標題頗聳人聽聞：《五世單傳的兒子中彈》。

周老在研究漢字統計時，曾提出一個規律，叫做「漢字效用遞減率」，就是字數增加的愈多愈沒有用處，而少數字用處很大。周老把一個經濟學的概念，活學活用用在文字學上了。

好，正如市川真人在《The Last of Pictures》的敘事程序並非單純以線性的結構而成，而是按A至E的區別，與0至8的章節作緊密的有機結合。在0至8的章節中，表面上每一章均出現不同線段的情節發展（只有A僅在0、3及8章節中出現為例外），但實際上各線在不同章節的敘述內容，其實與命案發生的時空有貫通的連繫。敘述是命案發生後第一天的事，B是第二天，D是第三天，而A及E是第四天，這樣的結構於0至7的章節中予以保留。